

南華經別編

〔明〕王宗沐撰

南華經別編

《南華經別編》，二卷，明王宗沐撰。明萬曆三年（乙亥，一五七五）施觀民刻本，二冊。半葉八行二十字，四周雙邊，白口，上黑魚尾，框高十九點八釐米，寬十三點八釐米。前有萬曆乙亥年施觀民序。卷端次行題撰者：『臨海王宗沐編。』

王宗沐，字新甫，號敬所，浙江臨海城關人。明嘉靖二十三年（甲辰，一五四四）進士，歷任刑部主事、廣東參議、江西按察使、山西右布政使、山東左布政使、刑部左侍郎等職。萬曆九年（辛巳，一五八一）罷官歸鄉，二十年（壬辰，一五九二）卒，年六十八歲。著有《宋元資治通鑒》《十八史略》《台州府志》《海運詳考》《海運志》《敬所文集》等。

是書不依《莊子》原目，而自出機杼，從《莊子》全書中抽繹截取首尾完整、自成片斷者，爲五十二篇，於篇

中首句拈取二字作題名。如首篇《北冥篇》截取自《莊子·內篇·逍遙遊》，次篇《庖丁篇》截取自《莊子·內篇·養生主》。其選文有所偏重，要在文理可析。故偶有數篇取自《莊子》同一篇者，如《關尹篇》《佝僂篇》《操舟篇》《梓慶篇》皆取自《莊子·外篇·達生》。每篇題名之下有批語，總攝全篇之體例、文法和旨意。所用體例名目有『直述體』『短體』『荅問體』『荅問直敘體』『一頭兩腳體』『三換體』『直敘中兼攻擊體』等等。再於每篇原文上作句讀、標記、批註，闡發文脈流轉之大概，兼述自家心解，亦有引述前人者。

《莊子》一書神奇浪漫，千百年來令讀者目眩心迷。此書分章析體，旨在化神不可言為有路可尋，化浪漫無邊為有理可據，以合於中人之思。故其批語實未嘗抵達南華妙處。然斷句無誤，言之有物，初學者讀之可管窺《莊子》形貌。

《明史·藝文志》著錄此書。而《四庫總目》不收，亦未見於《販書偶記》等知名書目，蓋有清一代流傳已稀。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僅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有藏。

重刻南華別編序

予曩喜讀南華經願其辭蒙莊
其指淵深記乎不涉其涯津俟
俟乎不知其顛倪蓋讀而輟者
屢矣比守毘陵得以歲清事受
戒今於

敬所王先生語次及蒙莊氏書

先生出別編示予則督學江右時
所刻以惠門下士者予受而締
觀之其分章析體豎截點註皆
有深意識足發其奧突即起蒙
莊民叩之當心醉神蘇矣乃知

一卷之書不勝異意而千載之
下知其解者謂非旦暮遇之乎
夫莊氏書古今評者不一可無
論已今由

先生之意繹之其所稱天籟良庖
母乃自狀興而是編也挾其唱
喁唱予之韻謂一部禪宗大指
胚胎於此亦恢恢乎遊刃而解
矣後之讀者得以領其節奏嘗
其肯綮皆

先生發之也有切於文教不鉅且
久哉予欲廣其傳也錫尹周君

邦傑為

先生所取士素讀先生書因屬梓
之而叙其所以梓者如此

萬曆乙亥歲秋菊月閩玉融施觀
民書於永慶禪林周視亭

南華經別編目錄

上卷

北冥篇

庖丁篇

南郭篇

顏闔篇

顏回篇

瞿鵲篇

葉公篇

南伯篇

知天篇

女偶篇

子祀篇

神巫篇

駢拇篇

馬蹄篇

肱篋篇

崔瞿篇

在宥篇

赤張篇

子貢篇

化均篇

黃帝篇

師金篇

成綺篇

輪扁篇

天運篇

雲將篇

下卷

南華經別編目錄畢

河伯篇	孔子篇
刻意篇	繕性篇
夔虵篇	列子篇
海鳥篇	天道篇
公孫龍篇	闕尹篇
宥僂篇	操舟篇
梓慶篇	宜僚篇
至道篇	將迎篇
庚桑篇	射者篇
仲尼篇	齧缺篇
則陽篇	田侯篇
長梧篇	少知篇
達命篇	莊子自敘篇

南華經別編卷之上

臨海王宗沐編

北冥篇

批 此篇直述體大小二字乃其

眼目鵬鵬大者鸞鳩斥鷃小

者文字一頭二證一結奇崛

不倫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

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

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

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

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

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

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

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

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

之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
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
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
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
培風背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
圖南。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
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之以九
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
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
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
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
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
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
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
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

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鰲。
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
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
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
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
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
適也。此小大之辨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
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
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
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
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
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
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
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
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
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

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庖丁篇

批

此篇用意精深而下語鍛鍊

殆無遺憾此莊子極得意文

亦其透悟自描畫處淺淺讀

之未易窺也當與輪扁篇及

老杜義鵲行參看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

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

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

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

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

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

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

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

軋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

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

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

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

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謅然已解如土委

地此節發明神解處形容精妙一字一點

血自非莊子見到實際安能道此提刀而

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瞻應神遇善

刀暗應割折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

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南郭篇

批

此篇長體本以齊物論為主

却借風起後始入題四大柱

入結中多顛倒紆散之語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女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嗶嗶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以土和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呬者諤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以風聲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

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造化所使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鬪縵者害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洹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慙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

真偽

不足以相治乎其邇相爲君臣乎其有真
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
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
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
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爾然疲役而不矜
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
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
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
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
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
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
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
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
言邪其以爲異於轂音亦有辯乎其無辯
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

生死是非

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
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
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
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
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
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
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
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
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
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
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
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結以明亦一無窮
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
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
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
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

成毀

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憭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結四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

實名

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爲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

無有

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鼓琴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文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結五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

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

「莊子齊物論」

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

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賺大勇不忤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忤而不成五者園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

「莊子齊物論」

十三

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顏闔篇

八

批 此篇短體然語事曲中人情

而文字轉換奇妙特甚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

何遽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
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
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
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
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
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
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
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
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
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
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
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
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
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輶盛溺
適有蚤蚤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
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三

各自為意故不覺重覆文字莫難於譬
而譬尤難於重此莊子千古絕技當無有
及者

顏回篇

批

此篇答問體大約以虛為馭
物之地而忘我為集虛之則
然文精鍊隱約難讀所以為

莊子之文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
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
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
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
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
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
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
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

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
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
出乎哉德蕩乎名有名心則不虛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
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
行也且德厚信矜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
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
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蓄人蓄
人者人必反蓄之若殆爲人蓄夫且苟爲
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
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目將熒之
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
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
始無窮若殆以不信証刑字厚言必死於暴人之
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
是皆脩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
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擯之是奸名者

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
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
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
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
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
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
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察人之所感以求
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太
德乎將執而不化此以下顏回語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
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
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
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斲
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
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
人之爲徒也擎蹠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
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

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諱。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睥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如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游其

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竅。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閼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瞿鵲篇

批 此篇答問直敘體翻生死是一篇主意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

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惑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卯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鶚炙。余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勞日月。挾宇宙。爲其昭合。置其滑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菴。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新奇入夢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且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

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吊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能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辨。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辨。化聲之相

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葉公篇

人記世

批

此篇一頭兩腳體以曲盡人情故命篇曰人間世

情故命篇曰人間世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怠

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

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

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

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

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減

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

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

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

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

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

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

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

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

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百部經別編卷上

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

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

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

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

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

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

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

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棄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以二字結正對子高悅生惡死之病致命則無陰陽之患

南伯篇

人間世

批 此篇短體文字奇古借三客

以形主義義自妙

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啞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及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支離疏

者詩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挫鍼治繯，足以糊口，鼓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知天篇

直以下批 此篇直敘體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

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慕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嗟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小結句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頰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

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看他下字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舉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乎其似也；與乎其似也；厲乎其似也；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忘其言也。

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二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結句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

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遜。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遜，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遜，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

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
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
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
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
而不爲老、後人模倣便堆垛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
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
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
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
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
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
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
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
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女偶篇

六宗師

批 此篇短體然此皆莊子有意

爲文處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
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聶
得學耶曰惡惡可予非其人也夫卜梁倚
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
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
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
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
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
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
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
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
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
也其名爲撓寧撓寧也者撓而後成者也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
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

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
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
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子祀篇

大宋話

批 此篇短體而文奇甚

子祀子與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
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
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

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與有病

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余爲

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頤管頤隱於齊

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

間而無事蹠蹠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

者又將以余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

乎曰亡余何惡浸假而化余之左臂以爲

雞余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余之右臂以

爲輪以神爲馬余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

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

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

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

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

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

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

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

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

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

聽則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

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

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

我且必爲鏤鐸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

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

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如此結得更奇。

神巫篇

卷五

批 此三換體而文字簡嚴中有

奇鋒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旣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

襟。以告壺子。壺子曰。嚮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鼻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鼻示以太冲莫勝。是始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

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
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
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應三如食人於事無
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
哉一以是終
駢拇篇

批 此篇直敷衍體韓昌黎原道

模此讀者自得之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
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
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
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
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
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
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
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

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
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
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
駢於辯者累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
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
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
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
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
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
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
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
仁義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
泣枝於手者斷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
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
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
饗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

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啗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矣。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

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

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馬蹄篇

批 此篇直敘體中分三節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帶編之以阜棧。

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櫛飾之患，而後有鞭笞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鈎，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鈎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斃

為仁踉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
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
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
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
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
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
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
靡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
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驚曼
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
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
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
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
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踉跂好知
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胠篋篇

批 此篇直敘中間排比體大約

以盜形容聖人而末言去知
所以去盜論甚不經然文氣

雄渾洶瀉可法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

攝緘滕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

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

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

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

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

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

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

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

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

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

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智之法

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
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
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
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
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
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
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脰子胥靡故
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
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
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
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
成大道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
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
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
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則
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

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
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
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
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
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
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
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
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
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
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
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
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
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
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
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

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
鄙倍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
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
聾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
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
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擱工倕之指而天
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
之行鉗揚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
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
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
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
揚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
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或有此處
斷者看文勢還是一篇大抵上言盜而以
下言知聖以知立而盜以知竊去知便是
去聖與盜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

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
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
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
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
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者此之時
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
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
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
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
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
知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
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
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
毒頡頏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
辨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
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

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矣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噶噶之意噶噶已亂天下矣

崔瞿篇

批 此篇直敘體大抵與在宥等

篇意同而此篇文尤奇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非莊子不識此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歲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偵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

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下一等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讜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又下一等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鉅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總結上文奇罪在撓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嵯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桀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桎梏接梏也仁義之不為桎

鑒柄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嚙矢也。
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在宥篇

批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
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
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
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
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
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
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天下無
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
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
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
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
鷲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

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
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
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
情哉。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是
淫於聲也。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
悖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
相於淫也。悅聖耶、是相於藝也。悅知耶、是
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
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
之八者乃始嚮。卷愴囊而亂天下也。而天
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
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
之、鼓歌以儔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
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
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
托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
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
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赤張篇

地

批 此篇亦直敘體而波沱隱起

甚奇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
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

南華經別編卷三

三三

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
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
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禿
而施鬚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
色焦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
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
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
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

南華經別編卷三

三三

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孝子不諛其親
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
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
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
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
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
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導人則
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
導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
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
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爲徒
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
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
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
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
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

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

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余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厲之人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百

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因懷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揚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

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繳睨睨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子貢篇

批 首尾序事似列傳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漑澾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

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

汔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亡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耶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化均篇

天地

批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

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
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
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
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
德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
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
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夫子
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
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
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
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
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
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
者則韜乎其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
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
財不近富貴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

身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
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
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
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
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
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
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
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
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
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
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
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
小長短脩遠

黃帝篇

批 此篇直答問體三節分明但

四字爲句文奇意玄另是一

格莊子其猶龍乎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
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
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
吾奏之以人徽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
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
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
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
一衰文武綸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
其聲蜚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
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
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
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
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
阮滿阮塗卻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

名高明音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

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
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
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稿
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
吾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
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
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
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
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
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
人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
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
焱音衍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
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
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

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
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師金篇

批

此篇攻擊體一篇中六譬而

渾純無痕迹無起伏且譬中

常事而文語精奇不倫真造

化手妙妙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

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之窮哉顏

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

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

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

將復取而盛以篋衍中以文繡遊居寢卧

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

取先生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

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

以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

與鄰是非其昧耶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

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

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

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

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

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

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

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

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

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粗黎

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

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援狙而衣以周

公之服彼必齧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

今之異猶援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

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

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成綺篇

批 此篇答問體三節文勢精鍊

奇特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

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
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
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
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
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
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
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
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

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

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
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頽頽然而口闕然而
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
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為不信邊境有
人焉其名為竊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
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
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
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
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攘而不與之偕審乎
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
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
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
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
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
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

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
到此只說名聲不可見
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
與聲也
悲夫世人以形名聲為足以得彼
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輪扁篇

批 此篇暗藏不盡說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
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
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
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
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
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
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
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
數存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

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
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
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天運篇

批 止數句而峰巒奇崛若萬狀

笑起謂目又非莊子不能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
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
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
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
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
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
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招曰來吾語汝
天有六極五帝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亂
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
此謂上皇

答意只一順字便見造化都不

篇 莊子

批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爵躍而游、雲將見之、儻然止、顰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髀、爵躍不輟、對雲將曰、游、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一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鴻蒙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又三年、東游、過有宋之野、而適遭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問於鴻蒙、鴻蒙曰、

且猖狂 知所

南華經別編卷之下

臨海王宗沐編

河伯篇

批

此篇問答體一節深一節莊子一部惟此篇深言之禪書萬卷曾不出此其平生命脉細究便見至於文字奇特淵玄尤須此老之筆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

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

西漢書卷之六

二

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礫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天下也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

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曠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

西漢書卷之六

二

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

休

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
 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
 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
 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
 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
 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
 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
 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
 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汚行殊乎
 俗不多辟異為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
 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
 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
 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河
 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
 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

壯

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
 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
 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
 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
 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
 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
 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
 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
 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
 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
 覲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
 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
 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桀麗
 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
 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
 技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瞑目而不

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
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
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
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
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
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
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大小之家河伯
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
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
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
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
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
無私福泥泥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
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
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
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

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
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騖若
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謂乎何不
爲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
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
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
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
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
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
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
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
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
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
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
真三字結

孔子篇

批 此篇答問禮而文甚奇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種昧

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蚋嗜膚則通昔

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

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

撓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

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

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辨名譽之觀不足以

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吻以濕相濡

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

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

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

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

張而不能噤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

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

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

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子年

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

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

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

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

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

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

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

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

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

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

心兢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

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

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

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

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

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
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
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惜於麀麀
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
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
蹙蹙然立不安

刻意篇

批 此篇排比體

南齊書卷之六

十一

刻意一作排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譏為亢而已
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
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
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
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
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
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間
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

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
鳥申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
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
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
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淡然無極
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
曰夫恬澹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
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
平易則恬惓矣平易恬惓則憂患不能入
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
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
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
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
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
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
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寂不憂其覺

南齊書卷之六

十一

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惓乃合
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
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
而不變靜之至也無近於迂虛之至也不
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
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
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
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
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
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
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
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
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
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
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
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

南華經別編卷下

十二

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
真人

繕性篇

批 此篇散敘體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
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
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
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
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
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
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
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
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
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
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
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

南華經別編卷下

十三

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濠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下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

南華經易經卷下

十四

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語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躬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變蚊篇

秋水

南華經易經卷下

十五

批

此篇意濃詞簡隱語不盡後

人學之便淺

總突起奇甚

變憐蚊蚊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

謂螭曰吾以一足踰蹕而行予無如矣今
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螭曰不然子不見夫
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
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
所以然螭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
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
張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余動吾脊脅而
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
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余蓬
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
則勝我踏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
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
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列子篇

批 此篇不數百字而文輒數樣

奇怪健古殆難湊泊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
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
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爲鼃得
水土之際則爲鼃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爲
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爲鳥足鳥足之根爲
蟻蟻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
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鵽掇鵽掇千日
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
斯彌爲食醯願輅生乎食醯黃輒生乎九
猷膏生乎腐蠃羊奚比之不筭又竹生
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三人又反入
於機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

海鳥篇

批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
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

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耶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嚙不敢飲一盃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鱖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誹謗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

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天道篇

批

此篇排比體德則主靜治則

無為是一篇主意分為兩段

所以不覺碎讀此篇看他排

比轉換文法不同便知他筆

下不窮

九

下不窮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

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

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

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

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

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

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

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
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
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
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
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
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
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
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
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
以此退居而淵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
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
下說德主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
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
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
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
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鑒萬

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
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
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
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
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
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
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
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
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
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
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
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
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
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

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
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悅也能
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
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
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
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
羣之道也本在下治上無爲要在於主
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

禮記集說卷之六

卷之六

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
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
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
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
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
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
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
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

禮記集說卷之六

卷之六

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
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
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
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
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
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妄取道是故古之
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
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
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
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
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
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
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
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
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
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

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
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
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
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
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
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
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公孫龍篇

批 此篇設譬似河伯而稍淺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
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
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辨吾自以爲
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
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
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

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鼃
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
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
跼還軒蟬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
壑之水而跨時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
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
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
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

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
盜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
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
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
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
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蜚負山商鉅
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
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

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莫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辨是真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曰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關尹篇

批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

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欲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物而不惜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鎔于雖有伎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尚儂篇

批 庖僂梓慶操舟三篇同看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庖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槲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

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庖僂丈人之謂乎

操舟篇

批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

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梓慶篇

達生

批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

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宜僚篇

山木

批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

八音集卷下

三十

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於無人

即佛氏

西天之說

之國其民愚

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

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

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柰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

三

三

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漠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

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游世其孰能害之結得奇

至道篇

批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澹滌而心澡雪而精神培擊而知夫道皆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字新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

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強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辨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

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醴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旅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

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沛然溲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殒墮其天袞紛乎死乎龜鬼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歸

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余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鱣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

南華經別編卷下

三

而夔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螳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辨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

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坏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南榮趺蹙然正坐曰若趺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耶庚桑子曰全汝

南華經別編卷下

三

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趺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趺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慮營營趺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

矣曰奔蠶不能化蠶蠋越雞不能伏鵠卵
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
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
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趺
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
所來乎南榮趺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以彼神氣之
來之衆也南榮趺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
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趺俯而慙仰而歎曰

南榮趺曰

三六

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
南榮趺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
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
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
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
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
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
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方在

南榮趺曰

三九

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趺請入就舍召
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
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
津乎猶有惡也夫外獲者不可繁而捉將
內捷內獲者不可縲而捉將外捷外內獲
者道德不能掄而况放道而行者乎南榮
趺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
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
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
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
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
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儵然乎能侗然乎
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嗟和之至
也終日握而手不睨其德也終日視而
目不瞋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
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

南榮趯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辨者辨其所不能辨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卽是者天鈞敗之備物以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事

南華經別編卷下

四

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惟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憐于志鏐鏐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

南華經別編卷下

四十一

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

此便

南華經外篇卷下

是禪家地位

別

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賊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

又起

也臘者之有脆胾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鸞鳩同於同也蹠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鰲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

南華經外篇卷下

星一

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富貴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

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俟乎人者唯全人能之惟蟲能蟲惟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侈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

南華經別編卷下

四十四

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射者篇

批 作意爲奇此莊子與惠子隱

語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

南華經別編卷下

四十五

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揚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絃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絃皆動未始異於聲而

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揚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排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蹢皆言錯子於宋者其命闇也不以完其求鉏鍾也以求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蹢闇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仲尼篇

批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

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也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為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齧缺篇

批

此篇直敘中兼攻擊體自分二截文奇偉深濬可玩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耶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

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奇意奇句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蟲是也擇䟽鬣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

南華經別編卷一

四八

故三徒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非堯處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以下說入深一步不獨在聚民上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董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

南華經別編卷一

四九

通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
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攖也
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
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
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於其
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
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入以為已寶
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
可也
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
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
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
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
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
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
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
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
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不謂
有大揚摧乎闔不亦問是已乎惑然為以
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結太奇
則陽篇

批 此篇直答體

則陽游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
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

南華經別編卷下

五二

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
為者邪曰冬則擲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
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
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
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
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
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
之為人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

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
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
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
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
和與人竝立而使入化父子之宜彼其乎
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
遠也故曰待公閱休聖人達綢繆周盡一
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

南華經別編卷下

三

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
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
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
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
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
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
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憂人
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舊國

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緝入之者十九
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
縣衆間者也井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
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
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
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
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
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也

南華經別編卷下

三

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傳之
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
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容
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田侯篇

批

批

此篇敘事體奇難奇答玄言

玄解真最上一乘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

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淡形容故奇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奇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

古華經別編卷一

五十四

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怪語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意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

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以太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國若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呖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呖也

古華經別編卷一

五十五

長梧篇

批 此篇與東坡稼說並看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余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余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余余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擾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

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
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始
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
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少知篇

批

此篇答問體、闡闢變化色象

烹淵蓋深言之者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

南華經別編卷下

五十六

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

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

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

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

而爲大、大人合幷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

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

殊意、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

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

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

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

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

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

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

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

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

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

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

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

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少知曰、四方之

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

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

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

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

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

南華經別編卷下

五十七

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
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
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
知曰季真人名之莫為無主接子人名之

或使有主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

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
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
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

王八

王八

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
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
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
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
遠也理不可觀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
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
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
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

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
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
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
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達命篇

列禦寇

批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
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

南華經別編卷中

王九

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
堅而縵有緩而鈇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
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
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
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
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
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
人得矣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

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儼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爲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刑有六府美髯長太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俠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敢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莊子自敘篇

批 此篇直敘體中分五節要在

明道故機軸稍異然奇正險易迭相爲經精神命脉隱中自見司馬遷稍奏泊班固便

總起

遠甚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五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歷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

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先六經而後各家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以上總序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

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及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

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躋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人名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三人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辨相訾，以簡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放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

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鉏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聊合驪，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倣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

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
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
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第三排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
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
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
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
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
智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理
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謏髡
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
天下之大聖推拍輓斷無圭角與物宛轉
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
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
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
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

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
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
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
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
無適處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
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
而已矣其風竄然惡可而言常及人不見
觀而不免於觚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
之肆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
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為精以物為
粗以有積為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
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
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
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
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

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
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
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
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
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
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
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
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極稱關尹老聃
乎古之博太真人哉此處便自占寂漠無形變化無常
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
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
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
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
儻不以觴見之也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
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
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

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環瑋
而連牝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詭可觀
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
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
而闢深閼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
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
竭其來不蛻自道處芒乎昧乎未之盡者備客形惠施多
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物
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
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
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
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
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
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
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
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

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奇卵有毛雞三足奇郢有天下大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跟地目不見指不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枳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墨狐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莊子道術而談然惠施之口談已終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有辯南方有犛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

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墮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南華經別編卷之下終